

1854 年上海“泥城之战”名称新探

王雷 李晓杰

现今不少中文文章把“The Battle of Muddy Flat”的来源说成是：在 1854 年 4 月 4 日的战斗中，一个士兵不小心踩进水沟里，弄了一脚泥，于是他笑称这场战斗应该称为“The Battle of Muddy Foot”，但在之后文章印刷时，排字工弄不清为什么要用“Foot”这个词，便擅自做主将其改为“Flat”。这个说法长时间被不同出版物彼此引证，几成定论。但仔细深究，其实颇难立足。

发生在 1854 年 4 月 4 日（农历三月初七日）上海的所谓“泥城之战”，在中外史学界已不乏论述。对这段历史记载和分析比较翔实的有：为纪念“泥城之战”50 周年《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出版的单行本 *The Battle of ‘Muddy Flat’ 1854*（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 Shanghai, April, 1904）、兰宁和库龄为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撰写的《上海史》中的相关论述（G. Lanning and S.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S., 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 China, 1921, pp.308-314. 又，相关内容的中译文收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770—779 页）、蒯世勋撰写的“泥城之战”（《上海英美租界在太平天国时代》，《上海通志馆期刊》第 2 期，1933 年，第 273—319 页；后收入氏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32—335 页。下文所引蒯氏之说俱出自此文）、王尔

敏撰写的《1854 年上海“泥城之战”原图》（《“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 14 期，1985 年，第 371—376 页；后以《1854 年上海泥城之战》为题，收入氏著《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78—82 页。下文所引王氏之说均出自此文）以及郭豫明撰写的《上海“泥城之战”》（《史林》1987 年第 3 期）等。

“泥城之战”前后持续不到两个小时，却在上海近代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场战斗结束后的第三个月，英、法、美三方正式解散之前成立的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n Roads and Jetties），转而设立职责范围更为广泛的工部局，开启了外籍人士由 1843 年开埠时拥有“居住权”向拥有“行政权”转化的进程。

本文不再赘述“泥城之战”之起因、过程和结果，仅拟对“泥城之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名称做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中文名“泥城之战”的来源；第二，英文名“The Battle of

Muddy Flat”的由来。

中文名“泥城之战”的来源

汉语文献对“泥城之战”的记载极少，如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仅有寥寥十几个字的描述：清咸丰四年“四月，官军与西商讧，（小刀会众）乘间犯营，（官军）退屯五里”。其中提及的“四月”应是“三月”之误，蒯世勋、王尔敏等学者已指出此点。由于“泥城之战”发生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之际，加之当时又逢撼动朝野的太平天国运动，故中国学界早期对这场前后持续仅两小时的交战并未给予过多关注，较为细致的研究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才逐渐展开，且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又多是基于西文（特别是英文）资料而得出的。

“泥城之战”的中文名称始见于 1933 年蒯世勋撰写的《上海英美租界在太平天国时代》一文。蒯先生在描述“泥城之战”的过程之后写道：“这便是外人关于上海著作中所乐

道的‘泥城之战’或‘泥滩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lat）。”在这段文字中，“泥城之战”或“泥滩之战”被同时提出来对应这场战斗的英文名——“The Battle of Muddy Flat”。据此王尔敏认为蒯世勋对这场战斗的中文命名乃是对英文名的直接翻译，然此论可商。细究上面蒯先生的表述，“泥滩之战”应是对“The Battle of Muddy Flat”的直译，而“泥城之战”则很可能仅是他根据战斗发生地的中文名称而自己拟定的。

进一步分析，如果“泥城之战”为“The Battle of Muddy Flat”的直译，则“泥”字显然对应英文的“Muddy”，而“城”字对应英文中的“Flat”。据《韦氏词典》（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和《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的解释，“Flat”可以是（1）“level surface of land”；（2）“an area of low level ground, especially near water”；（3）“a stretch of land without obstacles; especially: a track or course for a flat race”。无疑，由上述三条解释可以看出“Flat”都含“平地”之义，所

以用“泥（平）地之战”的直接翻译来描述这场战斗应该不会有太大偏差。推测蒯世勋之所以有“泥滩之战”的说法，也应该来源于以上对“Flat”的第二种释义（“一块低洼平地，特别指近水之地”）。不过，“泥滩之战”的直译也许并不确切，详见下文所述。但可以明确的是，以上“Flat”的三种含义均没有“城”的意思，所以王尔敏认为蒯世勋等人“描述泥城之战，完全参考西书，并将西文定名直译过来，即 The Battle of Muddy Flat”的说法似乎并不准确。

“泥城之战”发生在以今上海西藏中路为中心的东西两侧。在当时，这一带还是一个曾一度被称为“泥城浜”的小河浜，其上有“泥城桥”。蒯世勋将 1854 年 4 月 4 日发生的战斗定名为“泥城之战”，很可能即据此地为“泥城”而自主命名的。加之，后世之人或许觉得“泥城之战”比“泥滩之战”听上去更为悦耳，“泥滩之战”的名称便渐渐不为人们所用了。

细究起来，“泥城”、“泥城

（下转 7 版） ➡

➡ （上接 5 版）

所以可以相信这两个本子皆作“三”大概率是反映了静嘉堂本原貌的，而涵芬楼编印本作“二”则很可能是出于误植，中华标点本沿其误并且失校。

《夷坚甲志》的第一条记载的是尚未登第的孙九鼎，遇见已为城隍司注禄判官的姊夫鬼魂。这个故事发生在政和癸巳（三年，1113）。虽然如李剑国说，此事距离编写《夷坚甲志》时已远，不可谓“近年事”，但需注意的是，洪迈注原文是说“三事皆孙九鼎言”，用此句涵括上面所提到的《孙九鼎》（叙孙亲见事）、《卢忻悟前生》（叙代州事）、《李员外女》（叙忻州事）三个故事，表示都是洪皓亲耳听孙九鼎说的，实甚妥帖无碍，也是开宗明义交代了《甲志》卷一

对于作者及作者父亲而言的特殊意义（《孙九鼎》条正文最后已交代孙与洪皓渊源，且交代“自说兹事”，此处则再统而言之以清眉目）；此后洪迈另起话头，说“孙亦有书，纪此事甚多，皆近年事”，乃是说像《卢忻悟前生》《李员外女》这类三岁左右的幼儿悟记前世的事情在孙九鼎的志怪书中记载颇多，且都是近年发生的事情，与孙氏遇鬼事其实并无直接关涉。至于叶本的《卢忻悟前生》条下也注“孙九鼎说”四字、《李员外女》条末注语较今本内容稍略，这都是重编选本裁辑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并不完全忠实反映《甲志》原貌，想来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一处异文的确认，似也可说明去除补刻叶误窜内容后补入这两条是合理的。

今天研读《夷坚志》，大概中华书局标点本是最权威、便

利的本子了，冒着无知无畏之讥越界撰写此文的目的无他，只是想提请一般的读者注意，中华本并非一个十分理想的整理本，严格来说它只是一个涵芬楼本的标点本加《三补》而已，书中的编次、补叶、异文等遗留问题异常复杂，使用的时候需要多加留心，随时查核例如李剑国、潘超等学者的研究；我们也真切地期待静嘉堂文库本有朝一日能高清影印出版或者在网上公布影像，以供学界参考，推进《夷坚志》文本的深入研究。

按：本文主要看法曾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2018 年 8 月举办的“《夷坚志》的世界：文学、语言与社会”暑期研究坊交流过，今修改补充后发表。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



《新编分类夷坚志》书影，日本内阁文库藏